

潘菲洛夫著

磨刀石農莊



潘菲洛夫著

磨刀石農莊

第三部

金人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磨刀石農庄

潘菲洛夫 著
金 人 譯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 京 東 四 頭 條 胡 同 四 號

京 華 印 書 局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509)字數288千

开本 33.5"×46" $1\frac{1}{32}$ 印張 $11\frac{13}{16}$ 插頁4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3000

定價61.20元

第三部

第一章

一

花園里的空地上燃燒着几个火堆。火堆的光亮映照許多皺皮的老橡樹和白皮的樺樹，火堆附近的小坑里面的稠密灌木叢也被引着了，反光远远地照射到臭船塢旁边的山坡上。火堆旁边一点——許多皺皺巴巴的桌布上堆着吃剩下的面包、咬过的黃瓜、油污的空鍋子、茶碗、玻璃杯、裝酒的瓶子罐子；公社社員們正在附近像狂舞的旋風一样乱轉；跳舞，唱歌，有人跳过熊熊的火焰，——花園里充滿了呼喚、尖叫、手風琴的放肆聲調。施良加像一只肥鵝鼓动着翅膀一样，在遊戲場的當中，擺动着新上衣的下擺，跑來跑去。他根本不会跳舞，他用右腳踏踏，又用左腿跳跳，这条腿連弯都不会打，就像是麻木了似的，从下向上揮舞着双手，好像是在吓唬什么人。

『嗚呀！嗚呀！我的青春跑到哪兒去啦！』他嗚嗚呀呀地叫着，打算重新抬起腿再跳一下子。
米琪卡·司皮林也不甘心落在他的后头。他的帽子也不知道丢在什么地方了，他的禿腦袋忽而鑽了出來，忽而又鑽進人群里去。

『客人……我是客人……我可要顯顯本事啦！』他喊叫着，像一只小燕子似的在施良加旁边乱轉。

叶披哈·常彩夫也在这兒發瘋。他因为腿脚軟弱不能跳舞，就在場子上爬來爬去，像餓狗一样

嗥叫，後來就跪着，用一只手撐住地，用另一只手亂扔幾個空瓶子，把它們都扔在一棵老橡樹上，砸得粉碎。

『叶拔哈！叶拔希加！』安楚尔珈·庫杰亞洛娃朝他吆喝着，憤怒地用一只大手巴掌照着他的后腦勺上——拍。『你別在花園里造孽啦！會划破孩子們的手。』

『滾開！』叶拔哈哼唧唧地說。『滾開，我是個淘氣鬼！』

安楚尔珈捧住他的屁股，他因為兩條殘廢的腿不能活動，就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子似的拚命從她的手里向外掙扎，但是安楚尔珈把他扔到一堆灌木叢里，就大踏步往公社社員那里走去了。

『看你敢不敢再過來，你只要敢過來，我就給你一家伙！』她恐嚇地說。

叶拔哈又嗥叫着，在場子上爬來爬去，抓撓女人的大腿，——他在瘋狂的、人人滿頭大汗的、對於自己的瘋狂感到很快活的人群中間，顯得很是渺小。

從另一頭——從新娘子那一面——又走過來一群人。一個青年拖拉機駕駛員攙着潘諾夫·達維德加的小女兒的手從那里走過來，小姑娘輕輕地哆嗦着。許多客人，朋友——男女社員們，在他們面前跳啊，唱啊，轉來轉去，只有穿得干淨整齊的、渾身像天鵝毛一樣雪白的卡泰老太爺，跟包格丹諾夫擁抱着，在大家後頭慢慢走着。他搖搖晃晃地走着，一面用一只軟弱的小手巴掌也不知道是對什么人吓唬着，一面埋怨着自己的命運。尼珂萊·裴里亞金滿身挂着各色的破布片和向日葵腦袋，在大家的前頭蹣跚着腳。達維德加使勁抓住他的一只手，對着他的耳朵喊叫道：

『這就是結婚禮，米珂萊。你知道：我是嫁閨女呀。噢呵！我的大閨女菲紐希珈說：『我要去學習。』可是這個剛滿十七歲的小閨女，倒跑來向我要求：『把我嫁給伏洛吉加吧。』我有啥辦

法？我啥意見也沒有。』

『她們如今才不會來征求你的意見呢！你等着吧。』

『她真跑來朝我說過。不信你去問問俺的娘們兒！』

『別胡說啦！』尼柯萊向前一沖，又跳起來，高唱着：

……一個和尚念了一輩子經，

老年的時候忽然動了春情；

他看上了一个尼姑……

『停止！停止！』他忽然停下不唱了。『咱們的頭目沒有啦。頭目不見啦！』

跳舞和歌唱都停下來了。大家都明白這是說的什麼人，但是都不知道應該怎麼辦。這時候尼柯萊、裴里亞金和卡泰老太爺離開了人群，确信不管是死的還是活的，一定可以把頭目找回來，他們向寬溝跑去。

寬溝已經大喝了三天。不管是男人、婦女、姑娘，還是小伙子——大家都在大喝。不管是在屋子裡、板棚子裡、場院上、烤麥棚裡、阿萊河岸上、澡堂子的脫衣室裡、蕁麻溝的大坑裡，還是院子旁邊的大街上——到處都在大喝。村子裡充滿了混亂的歌聲，充滿了对青春和難以實現的幻想的怀念，充滿了哭號和叫罵。好像全村的人都在慶祝一次集体的莊嚴的結婚典禮。泥瓦匠叶果爾·顧

① 米柯萊是尼柯萊的詛稱。

② 菲祖希加是菲妮亞的愛稱。

③ 伏洛吉加是伏拉吉米爾的愛稱。

瓦耶夫在这次狂歌酣舞中喝得、吃得、鬧得比一切都凶。到处人們都在攆他——把他从屋子里、从農業公社里、从澡堂子的脫衣室里赶出來，但是他突然之間又出現了，从桌子上抓起一瓶伏特加，一边走一边喝，用袖子擦着臉，又跳舞，又翻跟头，使大家乱成一片。大家都憤怒地、厭惡地打他，把他从場子上撵出去，但是他又硬闖進來，喊叫着：

『閃開一條大道：願瓦耶夫來啦！』

这一切是怎样發生的，誰也說不明白。大家只知道一件事：前一天基里爾·日达尔金駕着馬奔馳了一回，把馬車的后輪子失落以後，就飛跑到酒袋街的寡婦酒販子家里去了。他的許多从前的朋友都乘机跑到这里來，为了欢迎他就大喝起來，黃昏以前都拥挤到人民文化宮旁邊去。身材高大、頭髮乱蓬蓬的基里爾·日达尔金爬到一个土坡上去，被風吹着，大劈開兩腿——一声不响地把大家打量了半天，好像是想講話。

『演說，他要演說啦，』匝哈尔·卡塔叶夫警告大家，他竭力給基里爾整理着身上的襯衣。

基里爾又把大家、一排排的房子和匝哈尔打量了一会兒，好像是头一回看見这些东西，随后就搖晃了一下身子，全身挺直，像打雷一般喊叫道：

『哎呀！喝吧，跳吧：咱們只能活這一輩子！』

就这样开始啦。

于是農民家的粮食柜都打开了，粮食像流水一样向市集上跑去，換伏特加，把大羊、小羊、小牛都赶到市集上去，裝着紙幣的小包也都解开了，寬溝人也都喊叫着：『喝吧，跳吧：咱們只能活這一輩子！』拚命大喝起來，寬溝像一個喝醉酒的披头散髮的妇人一样，鬧得天翻地复。鄰近的村庄

也跟着寬溝干起來了，隨後酗酒又向更遠的地方傳播開去，像大火一樣，席卷了整個地區。

這些日子，基里尔生活在一種非常苦悶的烏烟瘴氣的狀態里。他為了借酒澆愁，為了發泄委屈，為了擺脫苦惱，喝了很多酒，但是什麼結果也沒有得到。有時候他也很想像他從前那些朋友那樣墮落一下子：像他們那樣調戲女人，像他們那樣打架，但是就連這種事也干不出來了，他好像傻子一樣，什麼也不想，任憑別人擺布，一處一處地跑過去，大吃大喝。

有一回他跑到馬爾凱爾·貝珂夫家去了。馬爾凱爾拚命喝了很多酒，一面用蜂蜜款待着客人，一面甕聲甕氣地說道：

『喝吧，基流沙，你是我的老鄰居……如今哈都是老樣子啦——你是老樣子，房子是老樣子，天地也都是老樣子啦。喝吧：反正哈都要叫他們搶走的。』

『一定的。一定要搶走的，』基里尔的形影不離的伙伴，匝哈尔·卡塔叶夫引逗着他說道。『一定的。』

『所以我才說這話呀！』馬爾凱爾把胸膛靠在桌子上，傷心地哭起來。『我是一個不走運的人；如今還有誰能去看護蜜蜂啊？』

他生平還是第一次這樣大喝，他喝得大醉以後，覺得自己成了一個这样的人——手和腳都不聽他的話了，耳朵里嗚嗚叫着——他就要這樣等着進棺材了。他一面用腦袋撞着桌子，一面哼哼着說：

『我是一個不走運的人。母鷄！像母鷄呀！』他用手指着窗戶外頭。

有幾只毛被拔光的、光腿的母鷄，伸着長長的、像長了麻子一樣脖子，好像對自己的光禿禿

的樣子覺得很難為情，縮成一團，在院子里踱來踱去。三年以前馬爾凱爾曾經用櫻桃浸了一大瓶子酒。現在，因為歡迎基里爾，把酒喝掉，櫻桃就扔在院子里，几只母雞把櫻桃吃了下去，一會兒它們就都醉倒在地上，腿向上翹着；老太婆斷定：母雞都醉死啦！——就把它們的毛拔光，把它們扔在板棚的外頭。但是它們又都醒過來，回到院子里來了，使馬爾凱爾的喝醉的腦子受了很大刺激。

『呵呵呵！』基里爾大聲笑着，模仿着馬爾凱爾的話：『我是一個不走運的人：如今還有誰能去看蜂蜜啊？母雞！像母雞呀！』他又更加荒唐地大喝起來，同時也略微意識到在寬溝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用茶杯喝伏特加，又對着瓶子口渴，用糖罐子喝，他把酒倒進碟子，把面包揉碎放進酒里去，像喝面糊一樣喝下去，使大家都覺得很吃驚。

『真像阿爾塔蒙，像你的死鬼爺爺，成大桶地喝酒，』叶果爾·顧瓦耶夫很驕傲地誇贊着說。『他把一桶酒放在自个兒面前，一口气喝完，然後就用拳頭打人……他一舉手——就像鐮刀割庄稼一樣把人給打倒啦。他也不相信教會：那時候他就是蓋（革）命家啦，』顧瓦耶夫吧啞着兩片厚厚的、幾乎常常是破裂着的嘴唇。

基里爾突然从桌子旁邊站起來，不顧馬爾凱爾的劝告，只管走到河岸上去，許多游手好閑的人都拥挤在那里。他這時也跟許多庄稼人比賽起拳斗來，把他們像羊崽子一樣舉起來，从腦袋頂上扔過去；他在河岸上拔起一棵小楊樹，又把几个妇女扔進水里去——就是这样干法；他把她們抱住，像扔母雞一樣，把她們从岸上扔下水去；等到怒气冲冲的丈夫向他進攻的時候，他就親熱而又溫柔

地笑着，把他也抱起来，于是丈夫也就跟着老婆飛進河里去了；基里尔在人群中間乱撞着，和許多庄稼男女糾纏成一团，他自己也摔進水里去，咕嘟咕嘟喝着水，噲着，大声喊叫：

『哎呀呀！喝吧，跳吧！咱們只能活這一輩子！』

『喝吧，倒吧——往桌子上端呀，』叶果尔·顧瓦耶夫随声附和着說，用兩只長長的手巴掌往瘦腿肚子上一拍，他緊緊地追在基里尔的后头，就像一只哈吧狗走路的时候緊緊地跟着主人一样。

不过今天基里尔却是坐在尼基塔·古里揚諾夫家里了。尼基塔足足跟了他兩天，引誘他上自己家里來，央告他說：『我宰了一只羊……專為你宰的，基里尔·塞納丰推奇……外甥，別叫我委屈死啊！』現在基里尔在他家成了尊貴的客人，屋子里擠滿了邀請來的和沒有被邀請而自動跑來的客人。客人坐在桌子的周圍，坐在床上，有些人跳到長凳子上，大家都拥挤得水泄不通，一同喝酒，大声唱歌，拚命地你喊我叫，哭号，叫罵，跳舞，不斷地把基里尔从桌子旁边拉出來，擠成一个小圈子，于是基里尔就抱住几个女人乱躁脚，把放滿茶碗、玻璃杯和碟子的桌子震得直搖晃，随后他又坐到凳子上去，又像馬一样喝得很多。

伊里亞·古里揚諾夫和濟茵珈沒有參加这次的狂欢。据說，他們倆有事上伊林市去了。普拉庫希契夫是在附近几个村子里游逛的，他也不是一個人游逛，是跟一个裝瘋賣傻的神甫在一塊兒，他还說今天晚上一定要回寬溝去。随他的便吧。至于伊里亞的老婆叶丽珈^①，却和另外一些人一塊兒站在長板凳上，唱歌，躁脚，揮舞着一條从她結婚的时候就保存下來，直到現在都沒洗过的骯髒的

褪色头巾，眼睛不住地死盯着基里尔。

『这是一个难斗的娘們兒！』基里尔毫不客气地朝她揮着手。

叶丽珈急忙跳下來，跟他一塊兒坐在凳子上。基里尔用眼睛盯着她。她臉色灰白，她的濃密的睫毛哆嗦着，臉蛋子上出現了许多紅点，好像是被針扎的。紅点越變越大，越來越向外擴張……于是叶丽珈的兩個臉蛋子上就布滿了驚恐的紅暈，兩只眼睛好像更加深陷進去，罩上了一層青色的眼圈，是兩只灰色的和明朗的眼睛。不錯，不錯，這就是那個叶丽珈——風流的、伶俐的姑娘。几年啦？八年啦。八年以前，他从紅軍里回家來看望，在尋麻溝遇見了她。那時候她似乎不是在走路，倒像是在頑皮地跳着，往一个土坑里走下去，而且非常溫柔地朝他笑着，因此他也就胡里胡塗地迅速地把她抱住，抱到一叢野紅莓里面去了。

那時候她和伊里亞結婚才一年。

『叶蓮珈，你真好看啊！我實在想念你，』他低低地說着，从盤子里抓起一个西紅柿，低下去，以為她一定會一声不响地扭过头去，或者為了面子的關係，說几句婦人的粗野的玩笑話。

『我也想你，』叶丽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低低地說。『基里尔·塞納丰推奇，我差一點兒沒有跟伊里亞打罢刀：他打我……他勾搭濟茵珈，因為濟茵珈有几个箱子……』

『是嗎？那麼你就跟我走吧。你們大家都愛，因為你們是俺們的鮮花。』

『頂好我能跟你走……爹，親爹，』她一看見大家都在注意他們倆，就猛然轉身朝着尼基塔說：『親爹，你跟基里尔·塞納丰推奇干一杯吧。』

尼基塔把腰帶解开，熱得滿臉通紅，忽而把右手的袖子卷起，忽而又放下去，露出進起的青筋，

好像是准备和誰打架似的，响亮地說：

『叫我上一百塊錢的稅。上一百塊！為啥，干啥？請答复俺們，基里爾·塞納丰推奇。俺們把你培養成一個人物，你倒逃到「磨刀石」上去啦。請答复俺們！啊啊啊！列寧的道路是很好的，不過向這條路走去的小路叫他們給堵住啦。瞧，米琪卡·司皮林和共產黨員們都不干好事。共產黨員應該是干淨人，要像小孩子的眼淚一樣。可是他們呢？看看我……這兩只手。把靴底子翻過來和我的手巴掌比比看，』他翻過手巴掌來，露出那已經被太陽晒得永遠變成黑顏色的皮膚，僵硬的手指頭都伸不直了。『這是我的兩只手，我的受苦受難的手啊。』

『那麼你就別干活啦，』匝哈尔·卡塔叶夫縫着眼睛說。『別干活啦。你知道嗎，如今有這樣一種人——假借蘇維埃政權的名義到處亂翻騰一陣，就靠這個過日子。你也去亂翻騰吧。』

『俺們家里吵翻了天啦，他們都不願意在一塊兒過日子啦。所以我的情緒也低落啦。我快死嘍。』尼基塔搖搖晃晃地，像訴苦一樣低低地說：『他們說，我的規矩太厲害。我就對大伙兒說，蘇維埃政權是不會答應破壞我的家業的：它是主張過大家庭生活的。』

許多人在旁邊跳舞、喊叫、躁腳，趴在窗戶上和門上，后屋里擠得滿滿的，他們要伏特加，有幾個婦女正在院子旁邊哭，那里有人正在打另外的人。

『你們要分家嗎？』基里爾問。

『是的，』叶麗珈把眼睛低垂下去，又抬起來看着尼基塔，這時候眼睛已經帶着凶狠的、刺人

的神情了。『我要上大道上去，我寧可用自己的手指甲掘三年，掘個土窖住，也比跟着這個紅毛鬼過一輩子好得多。』

『掘土窖嗎？還是搞個人的家業呀！』基里爾撫摸着她的一只粗糙的、硬幫幫的手，這只手从膝蓋上滑開，搭拉下去了。

『為啥他們把我當做積極分子？』尼基塔吵嚷着說。『為啥？我頭髮都白啦……政權是會答應破壞我的家業的。我是一個種籽改良家。我的燕麥是「涅干種」。他們跑來，問這問那，問我不是教授呢？我還搞來一種土豆子叫「總是好——好」……』尼基塔咳嗽着，喉結鼓了出來，額上的青筋鼓得高高的，都發了青。他抓住胸膛，因為咳嗽不出來，臉色漲得灰白，好像是被人推了一下，向下一沉，坐在長凳子上了，好像只要朝他吹一口氣——他就會像蒲公英的絨毛一樣飛散掉。

『你搞來的土豆子叫「總是好種」，』匪哈爾對他暗示着說，也不知道是在嘲笑，還是在提意見，又找補着說：『你还是把全部家產都給他們吧……真的，都給年輕人吧。』

『你說的是胡塗話，哈爾·華維雷奇，』尼基塔緩了一口氣說，輕輕地把一瓶伏特加藏到背後去，不叫客人們的貪婪的眼睛看見。『這樣會使我更加要多操心；憑良心說，我實在不願意叫別人受委屈。請問問她，問問兒媳婦，』他指指叶麗珈，『我從來沒有動過她一指頭，從來沒有罵過她一句村話。』

『我不叫哈爾，尼基塔·謝苗內奇，我叫匪哈爾，』匪哈爾插進去說。『我叫啥名字你也忘記啦！請你听我的忠告：把一切家產都給他們，你每月向他們要十塊錢，——你就會過地主一樣的舒服日子啦。要是不听我勸你的話，你很快就要餓死。』

尼基塔搖晃了一下，喘了一口氣——顯然，他把這個有誘惑性的意見聽進心里去了，但是他沒有露出來，仍舊嚷嚷自己的那套話：

『我再也不當積極分子，再也不當種籽改良家啦。』

『你还是当吧！他們還要向你剝削三百塊錢呢，』匪哈爾嘲笑着，攻击他說。

『我再也不干啦，』尼基塔發起狠來，氣冲冲地說。『你們的農業公社我也不參加。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參加。我把啥都隨風扔掉，我情願只剩一個光棍兒！』

誰也沒有注意到基里爾，他輕輕拉了拉叶麗珈，搖搖晃晃地走到院子里去。黑夜在涼氣中間顫抖着。基里爾在板棚附近抱住一根柱子站了半天，尼基塔·古里揚諾夫的話，醉漢的吵嚷聲還直在送到他的耳邊來。板棚旁邊的角落里蹲着一個人，低低地垂着腦袋，單調地唱着：

在青青的樹枝兒上啊，

黃鶯兒兒兒唱歌呀……

那個人唱完一遍，又从头唱起來。

『好一個唱歌大家，』基里爾心里暗笑，又隔着窗戶傾听着匪哈爾的話。

『你坐一會兒吧，尼基塔·謝苗內奇，』匪哈爾說得很快，每一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叫我再稍微想想看。哎呀，人心太狠啦！搞這種玩意兒。如今我只好委屈屈地死掉啦。有時候我就這樣抓住自个兒的頭髮，連根拔起來；要是我能再年輕二十歲就好啦，哎呀，那麼我就能按照另外的樣子來生活啦。不行，這是咋的也辦不到啦。可是你瞧——也有人苦惱，年紀輕輕的，可是他苦惱。我說：『傻子……你要干啥，你本身就是金子呀。』』

『怪人，』基里尔随口說，繞过柱子去，竭力想看清匪哈尔的全身。

匪哈尔像一只怕冷的小鷄，身子縮成了一团，急急忙忙地說道：

『一个人是不会生下來就会走的。一个小猪可是生下來就会走，一个小猪崽兒从母猪的肚子里一鑽出來，就乱蹦蹦跳跳。但是小猪的一生只有五年。然而咱們人應該懂得——就是割一个小疣子也是疼的，何況咱們眼下是在过海呢。从前有一个学者說摩西知道啥时候海水要泛濫了，于是就把手百姓都送到干地上去……就是这样老百姓还是要抱怨他。如今也是因为海水要泛濫啦！布尔什維克喚叫咱們走到干地方上去，可是咱們直往后退。請您記住我說的这些話。噯，噯，要是能用斧子把你們身上的硬皮砍下來就好啦……』

匪哈尔說了半天，夾雜着些俗語和玩笑話。人們都不作聲，連基里尔也听他說得完全忘掉自己为什么跑到院子里來的了。但是这时候有人摸了摸他的肩膀。他轉過身來。叶丽珈在黑暗里面站在他的面前，板棚角落里的那个人仍旧蹲在那里唱：

在青青的樹枝兒上啊，

黃鶯咬兒咬兒唱歌呀……

『这是叶果尔·顧瓦耶夫。这是他喜欢唱的歌。他能一直唱到明天早晨，』叶丽珈輕輕地笑着，低低地說。『他只要一喝酒，就要唱樹枝兒歌。』

『叶蓮珈，』基里尔用兩只長胳膊摟住她的整个身体。

『我可不干，』叶丽珈扭过头去，向四周看了看，后來一挺身子，又扭扭捏捏地吊住了他的脖子——瘦瘦的、弱不禁風的叶丽珈，就像是一个未成年的小姑娘，——随后她又向后一退，在黑暗

里急急忙忙地順着梯子向欄樓上的堆草棚跑上去，她滑了一交，摔在基里尔的兩只張开的胳膊上了。

『你真輕，』基里尔的說話声变成了激动的笑声，他抱着叶丽珈向那散發着刺鼻的干草气味和夜的温暖气息的地方走去。

『这到底是咋回事呀？』略微过了一会兒，等到叶丽珈心平气和下去，把腦袋放在基里尔的肩上，乖乖地躺在他身边的時候，他問道。

『我討厭那种平淡的生活啦，基流沙。要知道，你們男子漢把俺們妇女都当成是馬鞍褥子一样；要坐車就搭上去，到了地方就往旁边一扔。』

『啊，你說的是什麼話？我可不是这样的人。』

『关于你我不想說哈。你知道，我这一輩子这是第二回覺得真正地快活，在蕁麻溝那一回——你还記得嗎？如今又是一回。反正你是不懂这个的。你是个好漢子！』

『女人和孩子都喜欢我，可是地位高的人都不願意理我，』基里尔心里想着，也沒有听清叶丽珈最后說的一些話，緊緊地和親熱地把她摟在怀里。

二

尼珂萊·裴里亞金和卡泰老太爺在堆草的棚子里找到了基里尔。叶丽珈迅速地穿过板棚的屋頂逃掉了，差一点兒就被人看見。

尼基塔·古里揚諾夫还在屋子里發瘋。他完全喝醉了，用短小的手巴掌向新油漆过的紅色窗框